

聆聽者

不曾察覺它已在點滴中浮沉逝去，直到回鄉過年眾人聊天之際，嫵忽地喃喃道要搬囉，才驚覺任何記憶與影像裡竟有它悄悄躲到後頭的影子。彷彿不存在一下被風吹走掩埋在眾人笑聲嫵那聲呢喃，卻鑲進心裡。我在這老屋待的日子不過十來年或許那丁點不怎麼上心讓人回首一顧，可塵埃厚重底下有著一些人一輩子的故事，而它屏在燈火旁陰影裡靜靜聽著他們的述說。夜裡我避開眾人笑聲回蕩，溜到黑漆角落抹去厚塵撫摸它聽過的故事和流去的痕跡。

老屋長得微妙，是馬來式木板高腳屋卻充斥漢式擺設，外頭設紅台上有著「天官賜福」的神牌標誌裡頭住戶身份，門梁上大大「河西」二字閃爍著眷戀。左右對聯年年換紅得剔透，將之撕開，背裡全是記憶和刮痕。那「福」字也是新，每隔年拿下再貼新的都是如此，而這戶人家越來越年輕，他們故事才開始卻沒聆聽過紅紙下刮痕的曾經。某角擺個大袋子裡全是換下的紅紙，嫵說扔太浪費眾人老叨唸她屯垃圾。姑悄悄將袋子拿予我說看著辦處理掉罷，清理當兒眼角瞄見走來的印度人是屋主。他皮膚依舊黑的發亮，在烈日更顯耀眼。每次他都站在同個位子同個樹陰下，喚「啊嫵」帶腔調的閩南話不變。每當他在影下都只能見著他那排牙齒，不見數年之後我竟也可看見他髮。他說他叫這「啊嫵」是他父教的，他父是老屋原屋主之後傳給他，可他兒要他賣了。

民國初太祖與數位同鄉到島淘金，拿出隨身帶來的金飾當首期租金租這老屋。它出生在四面牆的環境，同樣三個類似的弟兄都是人家屋後尾處，有誰知一排排磚屋後有那樣的板屋。其中一間板屋在年前拆了，剩下空白被當成車維修廠用機油填黑。老屋也有過改變，至少它和記憶中的影子不盡相似。

老屋尾端常在四棵樹圍繞，枝桠狹縫中有炭火味，隱約樹影顫抖透出背後道門，飯香依稀聽到。門中那地孩子叫廚房、飯廳，嫵偏喚那灶腳。是用鋅板搭成的空間，二十幾戶人家就在此做飯，小小地灶爐放得下三四個鍋子，炭一燒嗆得鼻生疼。另外又用鋅板再隔塊空間，裡頭砌個池蓄水一切的清洗在那兒解決。灶爐是存下來，鋅板隔的盥洗間早拆換新式洗澡間。鋅板盥洗間沒造頂，孩子頑皮趁有人在裡頭洗澡或是幹甚麼的時候裝盆水往內潑，在內裡的人叫罵時趕緊落跑。那時盥洗間門是開在外頭，要進去得繞到屋外，因為那門向東，我在那見著

第一次彩虹。父在早晨幫我梳洗時，舀瓢水向陽灑，點點水珠透陽串出道彩虹。

灶腳角落有道門，進去得彎下身，烏漆抹黑的裡頭放著米缸還有一些雜物。那是高腳屋的底層，頭頂上就是木板縫隙裡可看到上頭人走動。這矮且暗的大空間在我出生前就被叔改成鞋廠，可聽父說太祖那時是塞了十來戶人家，直到父小時仍有好幾戶待在那暗黑閉塞地方，都是為生活。有限空間活動加上南洋蟲鼠橫行，底層住民大都掛了吊床睡，要不就拿個支架上面攔塊板就是桌套塊帆布就成床。如此年歲若水流，當時二十來戶人家剩我這戶，生死盡在洪流中循環。父輩兄弟多安排住底層，上面租金貴家裡人口多會頭疼，架了幾張帆布床幾兄弟擠一快，睡旁邊是個祖輩不知名，管叫他伯父就是。他喜歡在吊床上午睡躲在陰暗角，一次睡的時間長了些沒人注意，到後來父等察覺已有異味傳出。

我們回看那大時代知他輩的苦也是自書得知，這些人從不說他們故事隨他們沉睡同殞落，只偶爾從父聽得些許，而聆聽他們故事是老屋卻默默。太祖有個做伙來島的同鄉也是姓林，潮陽哪說是還有妻兒，父對他印象是寂靜的，不說話有時來家要些米。在一夜無風悄寂時，他用繩勒自個脖子掛在老屋後樹上。父老說不清哪棵樹，最先說椰子樹卻被反駁道椰樹筆直光滑怎麼掛繩，後來才記起是最末棵芒果樹下邊有供奉「後尾公」的祠。「後尾公」簡單解釋是孤魂野鬼，卻有專指對象即到南洋客死異鄉者。每年清明到白雲山（島上最大墳場）掃墓祭拜太祖後，都會攀過山島另一角清理個小墓，就是那姓林同鄉這要到前幾年才知道的事。至於自絞原因沒人知亦不曾提，只記得夜裡有個人吊在樹上，衣錦還鄉夢隨之掛著飄零風雨中

有階梯往上從灶腳通至廳，面對正門牆上供著「大伯公」（福德正神），右邊是林家先祖牌位左是老吊鐘。每晨鐘「啣啣」八響祖父回從他房在老屋最前端步出，梳洗後騎著腳車到街尾家「香港茶樓」喝茶買份報紙再回去。一份《光華日報》一翻就是半個世紀，老習慣不改，在門口陽台¹燒菸讀報是孩子對他的記憶。父講過祖父隨太祖渡海南洋，極小歲數就在島上過活，他見過二戰也見過日軍入駐島三年八月。祖父曾當日軍技工，這是在他過世後父不經意提及。祖父去工作用的腳車我見著時是他用來去喝茶、馬場賭馬，一次忽然拉我坐在後架騎老遠。是為甚麼忘了，只憶得我盯著他背撫摸腳車上的點點銹斑。愛把這腳車架起

¹ 馬來屋一般上在正門是在二樓，門外有個陽台，陽台會有階梯通至外面。

後上頭嬉戲腳無法碰及踏板卻得樂，沙漏一轉柱上量身刻痕升高可踩著踏板時，老腳車早丟了遺下印在地面點點銹斑以及迴蕩輪轉聲和笑。

停放祖父腳車後小塊地方，以鋅板套成方形空間夾在兩樹中，菜糕孀家當在這。潮州菜糕她做的最好也是她的生計，菜糕孀叫久本名也沒人記得。是否寡身一輩子大人沒提孩子也不知，菜糕孀在老屋租間房是破舊，用褐色牆紙掩住凹凸。打個燈泡橙黃灑滿房，菜糕孀在內裡常愣著對發黃的鏡一夜，偶然經過門外聽些聲響，長大後才知那叫唏噓。某天屋外鋅板方間沒見菜糕孀用藤扇撥弄爐裡煙火，也沒聽見夜裡唏噓。孩子只對鋅板方間拆徹和褐黃房間裝修工程感到興奮，不曾在意老屋中二十來戶，在潮洪沖襲後留下一戶人家。菜糕孀出家改了不知的法號住到街尾極樂寺數載又遷到別處，曾隨母數次拜訪不得見。鋅板方間曾在的土上無痕跡，我以降的小輩未聞得此事，我為寫這文章輾轉之際，撫去層層灰在零星中找到菜糕孀這名字存在的曾經。

火紅的 google earth 上看不到老屋，儘管衛星拍攝圖可放大得見街上人，還是看不著老屋。圖上是片綠覆蓋那區域，在搖曳枝椏空隙中繪出老屋身影。它掩藏在數棵不知名樹下，俗稱做大葉樹，只因其葉大如此而已。左右在英殖民結束時建起公務員宿舍，用背將老屋圍堵了。向大路那列店面因文化遺產，都做重點維修對象，沒老屋的份。唯將人牽引到老屋的巷弄依舊，孩子的影穿往嬉鬧，跑至對頭街口化作點愁消散。這島上是奇妙的都會有老舊穿梭於文明中，一條街一段記憶一小角一齣故事，離人眼裡島上蔓延的味是鄉。而老屋隱著身子，坐看流水逝去，偶然地在它身上觸摸到它聽過的故事。

年復年老屋在都市角靜靜地屏著，悄悄從巷弄探頭窺看外頭變的樣。